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（四十五）

作者：陈勇



巴厘岛登巴萨孔教礼堂

到达双胶汉之后，杨绍椿先生就起身告辞了，与接他的朋友一起赶回家乡。从梭罗到日惹、文池兰、马吉冷，再到普沃达迪、三宝垄、双胶汉，一路下来他已经陪伴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，有时是翻译，有时是导游，有时是话友。虽然他自称是无业游民，虽然有时他略显啰嗦唠叨，但他心地善良，乡情浓郁，给予我不少帮助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默默地道一声保重。

第二十天：风水绝佳双胶汉

11月22日 星期二

双胶汉（Ambarawa）的早晨格外美丽，清新的空气，优美的风景，凉爽的天气，没有交通拥堵，有如一个开放的避暑山庄。整个城市依山而建，高高

低低的建筑随着山势的起伏而错落有致，风格独特。孔教礼堂坐落在福德庙（Hok Tek Bio）内，鲜红的寺庙掩映在几棵苍劲古老的青桐树下，地势高峻，风水绝佳。其背后是平缓绵延的山坡，前面俯瞰穿城而过的公路，公路的再下边是一条潺潺的小河。正对福德庙不远的前方，是翁加蓝火山（Gn. Ungaran）的两座山峰，在晨曦的掩映下若隐若现，犹如披着薄纱的两位害羞的少女。在福德庙侧面的远处，还有另外两座火山，分别叫梅巴布（Gn. Merbabu）和梅拉匹（Gn. Merapi），沐浴着朝阳的光辉，仿佛两位昂首远行的少年。据林平安先生讲，早年翁加蓝半山上有一座村庄，那里的孩子没有学校可上。那两座山峰看似不远，但从村庄到

双胶汉步行要四个小时，交通甚为不便。后来一位来自附近沙拉迪加市（Salatiga）的华人到山上修建了一座学校，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，陆陆续续有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到山上给孩子们上课。显然，这是华人积极融入和回报当地社会的一个最好范例。

早上六点钟，林平安先生和儿子林勇义（Giyanto Wijaya Salim）就早早来到福德庙接我。昨晚我就在庙里的客房住宿，条件简陋，但方便舒适，没有空调也倍觉凉爽。他们今天负责把我送到中爪哇的另外一座城市，位于海滨的拉森市（Lasem），民间一直以来有“小中华”的美誉，那里正在修建印尼孔教的第一所高等学府：孔教书院（SETAKHONG）。林平安先生经营印刷事业，除了在双胶汉有一间店面外，在附近另外一座城市还有一个更大的店面，营业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。儿子从台湾学成归来，帮助父亲经营印刷业务。今天他们除了送我到拉森市以外，也要一路把印刷成品递送到沿途各个城镇的客户手中。

离开双胶汉之前，我们顺道参观了位于郊区的火车博物馆，据说这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的。随着公里交通的崛起，这条连接三宝垄、日惹和马吉冷的铁路系统在1977年以后就废弃了，博物馆就建在原来的火车站旁边，大大小小几十列火车头停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，宽轨和窄轨的都有，大多是老旧的蒸汽机头，似乎把当地现代化的步伐定格在了二十世纪初期。随后，我们又前往坐落在翁加蓝山谷里的一个印度教寺庙，俗称“九塔庙”（Candi Gedong Songo），因为整个山谷里分布着九座印度教塔，这个山谷也因此被称为九庙沟，山谷下的村子被称为庙村。这座印度教寺庙建于公元八到九世纪，早于日惹的婆罗浮屠佛教遗址（Borobudur）和普兰巴南印度教寺庙（Candi Prambanan），九座塔全部用当地火山岩建成。经过千百年的风吹日晒，如今有五座塔还保持着原貌，另外四座有的保留了基座，有的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站在寺庙入口处向远方眺望，见几座火山在平原上拔地而起，

在飘渺的云彩和茫茫的雾霭簇拥之下，亭亭玉立，似幻似真。九座印度教塔散布在山谷里高高低低的斜坡上，笼罩在清晨的一片静谧之中，平添几分庄严和神秘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山谷下沿，已经有大片土地被开垦为菜地，琳琅满目地种满了各种蔬菜。一位早起的爪哇族农妇，正在采摘新鲜翠绿的四季豆，盛满了两大挑篮，想必她还要赶到附近的集市，卖一个好价钱。

在翁加蓝山下的班顿甘小镇（Bandungan），我们驻足片刻吃早餐，一人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。看起来班顿甘与中国内地的小镇没有什么差别，一大清早，集市上就已经挤满了贩卖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摊贩，有的是自家种的，有的是做批发零售的二手商贩。放眼望去，大街两旁排满了摊位，用塑料布一铺，农产品直接摆放在地上，有白菜、佛手瓜、辣椒、四季豆、空心菜、芫荽、大葱等各种时令蔬菜，以及香蕉、桂圆、荔枝、榴莲、菠萝蜜等各种热带水果。